

## 第一章 殺孽重的攝政王

天還沒亮透，窗戶紙泛著柔和的青白色，整個屋子都籠罩在微明和薄暗交織的朦朧下。

顧春和盯著頭頂的承塵，花了很長時間才從迷濛中清醒，這裡是英國公府，她在汴京，不在析津縣。一年了，仍不習慣這裡的生活，尤其是醒來的時候，恍惚覺得還在家裡。

細細的塵埃在陽光中跳舞，母親站在玫瑰色的晨霧中，慈愛地衝著她笑，可她怎麼也看不清母親的臉。心口的鈍痛擴散開來，逐漸蔓延到五臟六腑，她已經分不清身體什麼地方痛，什麼地方不痛了。

顧春和深深吸了口氣，把喉嚨裡的梗塞拚命壓下去。

不能哭，外面已有早起的人了，讓她們聽見定會嚼舌頭，現在寄人籬下，不能任性。

她藉著晦暗的天光窸窣穿好衣服，悄悄出了門。

清晨的花將開未開，帶著朝露，含著水氣，這時候折下來，放上一天也不會打蔫兒。

草地濕漉漉的，她提著柳條編的小籃子在花叢中來回穿梭，不多時繡鞋就被露水打濕了。

已是仲春時節，白日間很暖，但一早一晚仍帶著涼意，濕鞋子穿在腳上，定然是不舒服的，可顧春和好像沒感覺，只一心尋找合適的花兒。

汴京以插花為尚，老夫人也不例外，甚至屋子裡很少燃香，只怕干擾花兒的香氣。

一表三千里，說是表姑娘，早不知道出了幾服，也就她母親和老夫人沾親帶故。國公府能收留她，全憑老夫人對她母親的那點子情分。

她沒什麼好孝敬的，只能跑跑腿、折幾枝花哄老人家歡心。幸好母親指點過她插花的技巧，不然她都不知道怎麼辦。

母親就算不在了，也仍然庇護著她。

幾縷晨曦從雲層破處跳了出來，但很快又被雲遮住，清風帶著雨腥味撲面而來，一兩點雨落在頭上，顧春和看看籃子裡的花，估摸著差不多夠用了，遮著頭急急忙忙往回走。

為了躲雨，更為了躲人。

果然，她剛從月洞門出來，就看見世子蔡伯玉負手立在樹下。

「顧妹妹。」蔡伯玉模樣俊逸，生了一雙多情的桃花眼，偏笑容裡帶著率直無邪的孩子氣，把那股子風流勁兒沖淡不少。

顧春和垂下眼眸，將蔡伯玉熾熱的目光阻擋在外，「世子。」

不甚明亮的天光中，她白皙細膩的肌膚散發著溫潤淡雅的柔光，眼睛蒙著霧一樣的水光，如夢似幻，就像霧氣氤氳的湖面，神祕，溫和，帶著淡淡的憂傷，讓人忍不住追著她的眼睛看。

蔡伯玉的心癢酥酥的，似有千百隻毛茸茸的貓爪拂過，「好些日子不見了，怎麼妹妹像是躲著我？」

顧春和頭垂得更低，「我要給老夫人送花，去晚了，花就謝了。」

蔡伯玉是大夫人的心頭肉，今年十七，只比她大一歲，還沒有訂親。初見她時驚為天人，自此頻頻找藉口探望她，要不就是各種「偶遇」，次數多了，饒是木頭人也知道他什麼意思。

顧春和很有自知之明，英國公是一等公，也是大周朝唯一一個不用降等襲爵的爵位，自己既沒家世，又沒資財，嫁到國公府是絕無可能的。

她不想給人做妾，所以能避就避，能躲就躲，只求時間長了，他那股新鮮勁過去，自己也能平靜度日。

「二弟，你又在淘氣！」大姑娘蔡爛芷慢慢走來，適時解了顧春和的窘境，「母親那邊正在找你呢，說是舅舅要來，想是有話交代你，快去吧。」

就看蔡伯玉肉眼可見的蔫兒了，「我一見他就發慌，要不裝病得了……」

「別說孩子氣的話，叫顧妹妹聽了笑話你，再說舅舅知道你病了，肯定會過來探望，到時候你不想見也得見了。」蔡爛芷半哄半嚇唬，總算把他打發走了。

顧春和輕輕吁口氣，「多謝大姊姊。」

蔡爛芷搖頭笑笑，「方才鶴壽堂派人傳話，祖母犯了頭風，免了各處的請安，妳陪我去亭子裡坐坐吧。」

顧春和看她走路姿勢有些僵硬，忙扶著她，「國公夫人又罰妳了？」

「沒有，昨晚撿佛豆，跪的時間久了點。」

顧春和也替國公夫人撿過佛豆，一筐籬黃豆倒在地上，再一個一個撿起來，每撿一個念一聲佛號，一場下來腰都要斷了。

大姑娘也難啊。

她是國公爺原配所出，親娘死得早，繼母又是個不好相與的，要不是老夫人明裡暗裡護著，嫡長女的尊榮都要沒了。

顧春和看她的眼神多了一絲自己也沒察覺到的憐惜。

同是沒娘的孩子，天然就多了些親近。

細雨從天際簌簌而下，蔡爛芷倚柱而坐，眉眼間沒有任何哀怨，她就是這樣，即便再不如意，鵝蛋臉上也是溫馨可人的淺笑。

說實話，顧春和心裡是羨慕她的，自己遇事容易發慌，受刁難了就想哭，可從沒見過大姑娘哭過，那份鎮定和自信，莫名給人一種可以依靠的感覺。

蔡爛芷察覺到她的目光，伸手捏捏她的臉頰，「瞧瞧這皮膚，比剛剝了殼兒的雞蛋都光滑，竟真的不施粉黛，是不是她們又剋扣妳的分例了？」

「沒有的事，嬪嬪姊姊們待我很好。」顧春和急忙否認。

那些人明面兒上規規矩矩的，其實都是難纏的攪事頭子，一個不順眼，她們就說閒話下絆子，到最後吃悶虧的還是她自己。反正她也不愛用胭脂水粉，少給了就少了，犯不著為這事鬧不痛快。

蔡爛芷點點她的鼻子，「妳呀，過會兒我打發人給妳送去。和妳說過多少次，祖母已有了春秋，二孀母大事小情每天不說一百件，也有大幾十件，忙的時候連飯都顧不上吃。妳缺什麼少什麼，只管問我要，臉皮就那麼薄？和我還客氣上了。」

顧春和眼眶發燙，忙低頭掩飾過去，「姊姊待我好，我心裡都記著呢。」

蔡爛芷拍拍她的手，「我聽母親院子的人說，母親想把二弟送到舅舅軍中歷練，應該就是為這事找他。我估計成不了，母親捨得，祖母可捨不得。」

她口中的舅舅，正是國公夫人田氏同母異父的弟弟，先帝十七子謝景明，十年來一直在邊關帶兵打仗，去年晉封了攝政王，剛被皇上召回京。

這事鬧得滿城風雨，有說皇上對太子不放心，要用攝政王壓制太子的，也有說攝政王兵權太重，皇上要除掉他，替太子掃清繼位障礙的。

國公府有老夫人壓著，誰也不敢明面上議論，但連她都能知道個大概，可想私下大家聊得有多麼熱火朝天。

顧春和不免覺得奇怪，仗著老夫人的寵愛，世子連國公爺都不怎麼怕的，為什麼單單懼怕一個不常見面的舅舅？可這事不方便打聽，只能悶在肚子裡，沒想到蔡爛芷主動提起了攝政王。

「舅舅看著和藹，其實脾氣很不好，我們幾個都怕他，不知道哪裡不對就得罪他了。尤其是二弟，見了他就跟避貓鼠似的，嚇得渾身直哆嗦。這也難怪，畢竟……」蔡爛芷壓低聲音，湊得更近了些，「舅舅屠過城。」

「屠城！」顧春和忍不住驚呼一聲。

「上萬條人命，百年的城池，一夜之間說沒就沒了。殺的是北遼人不假，可這殺孽也太重了，當時也有人反對，舅舅把那些人全都砍了頭。死的人太多，埋不過來，乾脆一把火燒了，整整燒了十天呢，方圓幾十里都是骨肉燒焦的味兒……」

灰色的雲從西邊慢慢推上來，雨越下越急，幾隻黑蝴蝶離開花叢，像紙灰一樣在空中飄舞。顧春和靜靜地看著，身上一陣陣發寒。

「他就是這樣，容不得一點不同的聲音，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亡，用在他身上最合適不過。」蔡爛芷的

聲音罕見地顫抖了，「母親一直看我不順眼，現在舅舅回來了，她更會有恃無恐，恐怕我沒幾天好日子過了。」

「不會的，老夫人還在呢，再說國公爺是妳親爹，怎麼也不會看著妳受苦的。」

「我爹性子太軟，早被母親拿捏得死死的。傻妹妹呀，妳哪裡知道她的手段，只消把我許配給表面光鮮內裡不堪的人家就足夠了。」

顧春和沉默了，半晌才說：「妳咬死不同意，她總不能綁著妳上花轎。」

蔡爛芷歎道：「誰知道呢……倒是妳，平時和我走得太近，小心母親拿妳撒氣。」

「沒事，過幾個月爹爹就會來接我，忍忍就過去了。」

「忍啊忍的，妳就知道忍，不愛生事固然很好，不愛得罪人也說得過去，可做人不能太老實，受了委屈得讓人知道，欺軟怕硬，人性使然。」

顧春和無可奈何地笑笑，看著被雨點打得歪歪斜斜的浮萍說：「我和你們不同，在府裡就是無根無基的一葉浮萍罷了，一針一線都是你們家給的，還和你們一樣拿著月例，哪有底氣說自己受委屈了？」

蔡爛芷搖搖頭，轉而說道：「二十日李夫人辦花會，我們幾個姊妹都會去，妳也去吧，小小的年紀整天憋在屋裡，比經年的寡婦還要寂寥。」

「我剛出孝期，這些熱鬧事還是免了吧。」顧春和搖搖頭，又好奇地問道：「哪個李夫人？」

母親過世，她服的是齊衰杖期，孝期一年，住在英國公府的這段時間已能期滿除孝。

蔡爛芷答道：「東宮郡夫人李氏，就是小太孫的生母，現在風頭正旺，等閒沒人敢拂她的面子，就是太子妃也要避其鋒芒。」

顧春和臉色突然變得蒼白，半點血色也無。

「妳怎麼了？」蔡爛芷訝然，然後恍然大悟道：「妳是不是怕得罪母親？太子和舅舅又沒撕破臉，妳也太小心了！」

「不是，不是……」顧春和不知怎樣說才好，「我、我有點不舒服，就先離開了。」

蔡爛芷叫她，「下著雨呢，等丫鬟過來送傘再走。」

顧春和揮揮手，纖細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迷濛的雨霧中。

她並非怕得罪國公夫人，而是不知道看見李夫人時，自己會做出什麼舉動來。

因為李夫人的弟弟，就是逼得她家破人亡的兇手！

雨點打在窗櫺上，沙沙的響。

顧春和坐在桌前，呆呆捧著一根銀簪，臉上潮濕一片，分不清是雨水還是淚水。

那是街頭最常見的蝴蝶紋素銀簪子，表面已然有些發黃，這樣成色的簪子，府裡稍體面的丫鬟都瞧不上眼。

她卻因為這根簪子和母親鬧了起來。

母親給她及笄禮準備的是楊木簪，她不喜歡，「別人家女兒的及笄禮都用鍍金簪子，再不濟也是銀簪，偏我的是木簪。」

母親說，等家裡寬裕了，定給她打一根金簪子。

她不依，「那我的及笄禮也過了。我已十五了，連件像樣的首飾都沒有，又不是要鑲珠嵌寶的金簪子。」

她一向乖巧，以前過生日從沒提過任何要求，這次也不知怎的，就想任性一回。

「小丫頭長大了，知道愛美了。」母親笑著摸摸她的頭。

生怕耽誤她的及笄禮，天剛濛濛發亮母親就出了門。

她隔窗喊道：「娘，天不好，帶上傘吧。」

母親回頭笑了笑，「不用，近得很，不等下雨就回來了。」

陽光照著母親的背影，一同消失在霧靄中。

就這樣走了，再也回不來。

母親躺在地上，枯黃如敗葉，好像一陣風就可以把她吹走，血從胸口蔓延開來，黃土路上滿是觸目驚心的血跡。

李家的奴僕高高騎在馬上，隨便扔下幾個錢便揚長而去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母親眼神一如既往的溫柔，含著絲絲的歉意，可眼中的光亮卻在逐漸消散。「春和，對不起……」

二月初九，她十五歲生辰這日，永遠失去了母親。

她無論怎麼哭，母親都回不來了，為什麼母親要跟她說對不起呢？

該說對不起的是她才對，都怪她，發脾氣耍性子，硬逼著母親給她買簪子，害得母親被李仁縱馬活活踩死。

是她的任性害死了母親！

父親憋著一口氣要叫兇手償命，可李仁的姊姊是太子愛妾，是小太孫的生母，李家仗著太子的勢，整個燕山府都是他家說了算，析津縣衙連狀子都不敢接。

更可惡的是，李仁假惺惺來弔唁，竟在靈堂前看中了她，叫囂著若不把她送進李府，就把父親送進大獄。

父親為了保全她，不得不把她送到英國公府避難。

讓她去奉承仇人的姊姊，對李夫人笑臉相迎？她做不到！

國公府以為母親是病死的，顧春和不敢把緣由告訴他們。父親特地囑咐她，李家的背後是太子，是未來的皇上，不能讓人家夾在中間為難。

其實她猜到了父親的另一層顧慮——如果國公府知道自家和李仁的糾葛，不見得能容得下她。

只不過父親沒說，她就當不知道。

父親去了河東豐州，那裡是太子妃娘家的地盤，父親想要扳倒李家替母親報仇。他說等個一年半載，安頓好了就來接她。

這個祕密就像一把刀，時時刻刻懸在她頭上。剛來的那些日子，她睡不穩坐不寧，一聲夜鳥的啼叫，一個石子的滾動，她都會心顫肉跳，立刻驚醒。

她盼啊盼，就盼著父親來信，可一年過去，冬雪融了，花兒開了，南歸的大雁飛回來了，父親仍沒有任何消息。

什麼過幾個月就來接她，只是自己安慰自己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不想戳破她罷了。

多希望這是一場噩夢，夢醒了，母親還在。

鳥兒在廊下叫個不停，院子裡小丫鬟們嘻嘻哈哈的在玩水，管事嬾嬾大聲呵斥著，叫她們不要弄濕屋子，小丫鬟笑鬧著討饒……

顧春和緊緊咬住帕子，把抑制不住的啜泣聲壓了下去。

天上的人把眼淚化成了細細的雨絲，淅淅瀝瀝的，從那邊連接到這邊。

雨點溫柔地敲打著門窗，似呢喃，似輕語。

彷彿在說莫哭了呀，我的寶貝。

雨下個不停，到了第二日前晌也不見漸弱，雨點打在雨地上，濺起濕濛濛的霧氣，亭臺、遊廊、草木都被罩在氤氳的水氣之下。

顧春和撐著傘，順鵝卵石道穿過花牆，往二門這裡來了。

「我還想是誰呢，活脫脫一個仙女從畫裡走出來，走近一瞧果然是妳。」夏婆子站在屋簷下招手，「快進來避避雨。」

夏婆子的女兒在蔡爛芷院裡當差，有次不小心摔了玉梳，本來是要趕出去的。顧春和見她哭得傷心，就勸蔡爛芷把人留下，用月錢慢慢賠補。蔡爛芷便留下那人了。

因此夏婆子對顧春和十分感激，時時替她留意著門上的消息，平時顧春和做的針線、絹花，也是託她拿到外面賣。

顧春和沒進去，「踩濕了地，還得麻煩您老再打掃一回。嬤嬤，有沒有我的信？」

夏婆子歉意地搖搖頭，幾乎有些不忍心看小姑娘那難看的臉色。

顧春和勉強堆出個笑臉，「我走了，勞嬤嬤費心替我看著點。」

「舅老爺來了。」夏婆子低低提醒道。

顧春和循著她的視線望過去，只見長廊中走過來幾個人，國公爺滿臉笑容，正和一個男子說著什麼。那人個子很高，身上那抹藍的顏色很特別，就像冬日裡的湖面，很柔和，也很冰冷，讓她忍不住多瞧了一眼。

或許是天光不甚明亮的原因，他周身籠著一層晦暗的光影，眼眸藏在眉骨下的陰影裡，深沉如墨，給人感覺高貴又孤傲。

待要細看，一道目光忽然射過來，不帶丁點溫度，柔軟如水，鋒利似刀，嚇得她呼吸一窒，差點以為自己要死了。

顧春和倉皇低下頭，綿密而有力的雨絲打在油傘上，咚咚地響。

「這是我表妹的女兒。」英國公蔡攸說：「春和，叫舅舅。」

她蚊子哼哼般叫了一聲。

謝景明漫不經心聽蔡攸說著話，視線落在顧春和身上。

油傘遮住了大半張臉，只露出一個下巴，細膩白皙如上好的羊脂白玉，在黯淡的光線中散發著溫潤淡雅的光澤，精緻到無瑕。

傘柄上的手指尖攥得發白，看得出她很緊張。

細雨紛飛，將少女的身段淺淺勾勒出來，腰好細，一隻手似乎就能掐斷。

謝景明微怔，又有點好笑，他為什麼會冒出這個荒唐的想法？便把目光從顧春和身上移開了。

待籠罩在頭上的壓迫感消失，且他們也走遠了些。顧春和才把傘架高一點，輕輕吁出口氣。大姑娘說得沒錯，攝政王果真很可怕，一個眼神飛過來，嚇得她魂兒都顫了顫。

真不知道他身邊的人過的都是什麼日子。顧春和小小腹誹一句，慢慢消失在雨幕中，卻不知道，那位很可怕的大人物曾回頭看了她一眼。

雨停了，庭院靜悄悄的，彷彿聽得見夜是怎樣一點點從屋簷垂落到大地上，偶有一陣風，樹葉也只敢發出輕微的沙沙聲，似是怕驚擾到屋裡的人。

煌煌燭光中，謝景明握著一份邸報，眉頭微微皺起。

年前他打散了北遼王庭，本想把他們徹底趕到燕然山以北，結果補給突然中斷。再強的軍隊沒有糧草也得崩潰，他只能眼睜睜看著北遼汗王跑了。

這事還沒和隨軍轉運使掰扯清楚，一紙調令，皇兄又把他叫回來，讓他和太子一起分擔政事，結果第一件事兩人就出現了分歧。

北遼意欲和談，他不同意，太子卻極力贊成。朝中七成的官員也主張和談，剩下的兩成在觀望，僅有一成支持他，還都以武將居多。

謝景明微微歎了口氣，汴京的人身處富貴窩，奢靡祥和早就把他們的意志泡軟了，吃喝玩樂樣樣在行，一提打仗個個眼黑腳軟。

這些糟老頭子只知道拿錢買平安，大周固然有錢，可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，再這樣下去，不知還能撐到幾時。

仗，是一定要打的，他想幹的事，還沒人能阻止得了。

推開窗子，雨後的月光涼絲絲的，溫柔地給大地塗上一層朦朧的銀色，柳枝兒在月光下起舞，妖嬈多姿。

謝景明不由想起了那一捻細腰，手悄悄握緊，須臾又鬆開了。

「主子，」他的乳母蘭嬤嬤抱著一大卷紙進來，「聽許清說，皇上準備給您修建新王府，我把輿圖找出來了，您看看喜歡哪塊地方。」

謝景明一直和生母劉太妃住在一處，十三歲時母親故去，便自請去了邊關。因一年也回不來幾次，皇上就沒有單獨給他建府，只把一處查抄的府邸換了牌匾，權當做他回京時的住處。

這處宅子又窄又偏，臨時住幾晚還湊合，長期住就不方便了，也不符合攝政王的身分。

蘭嬤嬤把一幅巨大的輿圖鋪在地上，上面標著山川河流、各家庭院商鋪，還有所有的關防要塞，連皇宮的位置都標識得清清楚楚。

這種東西普通人絕無可能有的，那是殺頭的死罪！

但是，謝景明不是普通人。

他隨意看了幾眼，並不上心，「妳看著辦吧，回頭讓許清報給我就行。」

蘭嬤嬤哭笑不得，「您倒落個輕鬆。」頓了頓後又建議，「要不選個離國公府近些的？」

謝景明說：「國公府附近幾條街早擠滿了宅子，沒有合適的地方。」

睜眼說瞎話，明明有很多空地的！

蘭嬤嬤心下犯愁，慢慢掂掇著說：「我知道您喜歡清靜，但您姊姊不容易，生在莊戶人家，出身低，難免有人說閒話。太妃去世前還說，她對得起任何人，唯獨虧欠了這個女兒。」

劉太妃是二嫁，國公夫人是她進宮前生的孩子，汴京上層圈子都知道這事，但也僅是知道而已。

「只要我不死，國公府就沒人敢欺負她。」

一句話便把蘭嬤嬤堵回來，主子直到十二歲才知道自己有個姊姊，見面又少，的確不大親近國公夫人，再不多走動，至親也要變成遠親了。

她憋了半天，終是拿出了奶嬤嬤的架勢，「那您也要時不時去看看！」

「過兩天我一準去。」謝景明拿起本書，明顯在敷衍。

蘭嬤嬤仗著資歷老，一陣窮追猛打，「您都二十四了，親事還沒著落，您姊姊好歹在京裡十幾年，認識的人也多，哪家的姑娘好肯定心裡有數。總好過宮裡隨便給您指婚。」

謝景明乾脆把書蓋在臉上。

蘭嬤嬤把輿圖卷起來，自顧自絮絮叨叨，「我偏選離國公府近的地方，蘭嬤嬤叱吒宮裡十幾年，這點子小事辦不到就不是蘭嬤嬤了！」

她朝裝睡的謝景明重重哼了一聲，昂首挺胸闊步而去。

謝景明藏在書下的嘴角彎了彎。

## 第二章 因茶引發紛爭

微風和煦，顧春和坐在西窗前做荷包，上面的牡丹花瓣重重疊疊，色澤豔如朝霞，一看就下了大功夫。

窗戶紙上突然出現一道人影，「顧妹妹在嗎？」

都已經看見了，顧春和只能請他進來。

看見她，蔡伯玉冠玉般的面容蕩開了笑紋，那喜悅是從心底流出來的，並不摻假，「妹妹安好。」

顧春和垂下眼眸，將他的目光隔離在外，「世子，今兒不用去族學嗎？」

「我用不著考科舉，讀書就是應個景兒。」蔡伯玉掀開罩在籠子上的黑布，「瞧我給妳帶什麼來了？」

籠子裡，一隻黃鶯蹦來蹦去，鳴聲清脆婉轉。

顧春和笑著說：「真好看，可惜我不會養，養壞了反而不美，世子還是提回去吧。」

蔡伯玉露出一副「我就知道」的表情，「放心，不會讓妳為難的，我給每個姊妹都送了，母親知道了也說不出什麼來。」

「我是真的不會養，嗯……就當寄養在世子那裡好了，我什麼時候想看了，再去你院子裡看。」

「妳要是能來我院子，那真跟作夢一樣了。」蔡伯玉苦笑著搖搖頭，到底沒勉強她。

顧春和假裝聽不懂，低頭繼續做荷包。

日頭升得更高了，金色的陽光在室內緩緩流淌，映得她臉頰邊緣微微透明，就像一件易碎的瓷。

她穿了幾下也沒把線穿進針眼裡，便把線頭用嘴唇抵了抵。

蔡伯玉忽然覺得口乾舌燥，他下意識喝了口茶，臉色登時變得不好，「怎麼不是小龍團？叫管事的過來！」

顧春和不明所以。

蔡伯玉解釋說：「這茶不是上等芽葉制的，或許還混著末茶。」

顧春和忙道：「我吃著挺好，快別麻煩了。」

蔡伯玉怒氣未消，「妳不懂，這不是給咱們吃的茶。準是下頭人見妹妹性子軟，暗中給調換了。今兒我定要給妹妹出這口氣，看誰還敢短妳的東西！」

有個媳婦解釋說：「我們哪敢剋扣表姑娘的東西，實在是沒有了。今年宮裡賜的小龍團比往年少，除沒短老夫人的，各房都只有分例的一半。這些茶也是好茶……」

嘩啦，蔡伯玉把茶盞往地上一擲，「那是你們差事辦得不好，既然不夠，就該趕緊補上！我國公府還能連點茶都沒有？不想幹就給我走人。」

那媳婦苦著臉不說話了，顧春和勸勸不聽，攔攔不住，也是暗暗叫苦。可她人微言輕，只能眼睜睜看著他把管事媳婦罵了一頓，連帶著剛進來的春燕也吃了掛落。

春燕就是夏婆子的女兒，經常替大姑娘跑腿兒送東西。

蔡伯玉瞪著她，「妳常來，肯定知道表姑娘受了委屈，不方便和管事媳婦們說，也該和大姊姊說一聲才對。就這樣坐視不理，可見也是個冷心腸的。」

這話把春燕委屈的，眼淚啪嗒啪嗒掉。

一時間屋子裡氣氛有些沉悶，蔡伯玉略坐了會兒便告辭了。

後來管事媳婦倒是送了小龍團過來，只不過那語氣怎麼聽怎麼刺耳，「這是從正頭夫人那裡省下來的，求表姑娘發發善心，和世子爺美言幾句，饒了小的吧。」

心裡的火一下子躡到臉上，顧春和滿臉通紅，便失了向來的溫柔，「哪位夫人？請嫂子告訴我，我好去謝謝人家，也好問一句，什麼正什麼偏的，我一個沒出閣的姑娘不懂這些，請她給我講講什麼意思！」

那媳婦欺負顧春和心慈面軟，沒想到溫和的小兔子也會急眼，明面兒上顧春和是姑娘，她只是個下人，到底不敢撕破臉，便一聲兒不吭，訕訕地去了。

顧春和心裡委屈，惱管事媳婦看輕她，又憂慮以後的處境更難，可不能明哭，只咬著嘴唇不讓眼淚落下來。

之後蔡爛芷來看過她一回，「二弟是一心為妳好，他隨心所欲慣了，大夥兒也都縱著他，難免有些考慮不到的地方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別生他的氣。」

顧春和當然不會說世子的不是，可這樣的「好」，有人問過她想不想要嗎？

無論如何苦惱，給老夫人請安時，她臉上一向笑吟吟的。

今天鶴壽堂的氣氛有些微妙，老夫人依舊慈眉善目看不出什麼來；二夫人呂氏一反平時的喜慶樣，耷拉著嘴角，面色不大好看；國公夫人田氏端著茶盞，似笑非笑，眉眼間是剛打了一場漂亮仗的得意。這位著實生得好相貌，一顰一笑都有種特別的風韻，雖不年輕了，可誰也無法否認她的豔美。據說國公夫人和已故的劉太妃有六七分相似，可想那位豔絕後宮的女子是多麼的迷人了。

不知攝政王和國公夫人長得像不像，那天驚魂一瞥，嚇得她連對方什麼樣都沒看清楚。

顧春和腦子裡亂七八糟想著，她知道田氏不喜歡自己，問過好之後就低頭裝鴛鴦，不再多說一句話。

田氏斜斜掃她一眼，冷冷哼了聲，卻是慢悠悠對呂氏說：「二弟妹這家當得不行啊，竟然用劣茶招待

客人，傳出去還以為我國公府故意拿喬，看不起窮親戚呢。」

像這種大戶人家，一般是由長媳打理中饋，可田氏既不識字也不會看帳，管家出了幾次大差錯，老夫人一看，再折騰下去內宅就亂了，便把中饋重新交給了呂氏。

田氏不服氣，卻也沒辦法，久而久之，也不再提管家的事了。

顧春和沒想到她舊事重提，更沒想到她拿自己作筏子，有心替二夫人解釋，但國公夫人沒有指名道姓，自己貿然出頭，只會激得國公夫人更惱火，無異於火上澆油。

小龍團茶的事肯定瞞不住二夫人，自己裝聾作啞，她會不會誤會自己默認了國公夫人的話？

顧春和一時間尷尬萬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便求救似的看向蔡嫻芷。

蔡嫻芷眉頭微蹙，幾不可察地點點頭，嘴唇嚙動幾下也沒出聲，似乎是在想怎麼開口好。

呂氏早按捺不住了，她是世家貴女出身，骨子裡就瞧不上田氏的小家子做派。

「大嫂這話我不明白，什麼茶什麼客人？咱們當面鑼對面鼓地說清楚。」她嗤笑一聲，「我當家行不行，府裡上下都長著眼睛呢，至少我沒有管家不到半個月，就亂了帳目丟了對牌！」

田氏臉色一變，待要說話，老夫人從旁插進來，「好啦，都是下人們辦事不力，一點小事，值當妳們爭個臉紅脖子粗？我看這樣，三月十四的花會就讓老大媳婦辦，辦好了，再慢慢學著掌家。」

「彼時杏花未落，桃花盛開，就擺在花園好不好？」蔡嫻芷適時道：「正好有池塘隔開男賓女賓，一東一西，還省得前院後院的折騰了，豈不便利？」

老夫人連聲說好，田氏沒附和，但看她蹙眉認真思考的樣子，應是不反對。

有蔡嫻芷一打岔，呂氏也醒過神來，畢竟花會代表著國公府的臉面，忙湊趣出了幾個點子，又說起往年花會的樂事，總算把剛才凝滯的氣氛沖淡了。

顧春和也在笑，她不會做掃興的舉動，只是嘴角的笑卻是無比的寂寞，就像離開枝頭的落葉，令人格外傷感。

「春和，來。」老夫人把她叫到身邊，慈愛地撫著她的頭髮，這個動作讓顧春和想起了母親，不由鼻子一酸，幾欲墜淚，忙低頭掩飾過去。

老夫人笑道：「既出了孝，年輕的姑娘不好總穿這樣素淨，我庫裡還有兩匹好綢緞，正好給妳做衣裳。」說著，就吩咐大丫鬟桃枝開庫房。

「光有衣裳可不行，祖母不拿件首飾出來，就是假疼顧妹妹了。」蔡嫻芷走過來坐在老夫人另一邊，「我知道祖母有不少好東西呢，給一個也是給，給兩個也是給，索性我們姊妹每人都得一件吧！」

老夫人指著她笑罵道：「頂著顧丫頭的名頭，竟是給自己求的！好好好，不偏不倚，每人都有。」

「祖母疼我！」蔡嫻芷抱著老夫人的胳膊撒嬌，引得老夫人笑個不停。

正巧大房的二姑娘、四姑娘，二房的三姑娘也到了，屋裡是鶯聲燕語，笑語連連，絲毫看不出剛剛發生了一場爭執。

因大人們要商議花會的事，笑鬧一陣後，蔡嫻芷便帶著幾個妹妹自去了。

顧春和跟在蔡嫻芷後面，悄悄說：「大姊姊，謝謝妳。」

蔡嫻芷領首一笑，兩人手挽著手回了院子。

蔡嫻芷住的地方是從鶴壽堂隔出來的一處小跨院，離老夫人日常宴息的地方還不到一盞茶的功夫。

同時也是幾位姑娘裡最好的院子，地方雖不大，屋舍遊廊皆清幽雅致，尤其是那整整一牆的紫藤，如喧騰不息的河水從天而降，燦若雲霞，絢如彩虹，自然也就有姊妹不服氣。

四姑娘蔡雅菲撇撇嘴，「祖母就知道偏心大姊姊，別的姊妹都跟自己母親住著，憑什麼大姊姊可以在祖母院子裡住？倒顯得我娘苛待了她似的。二姊姊，妳說呢？」

她是田氏的掌上明珠，剛過十三歲的生日，眉眼間和母親頗為相似，小小的瓜子臉，五官還沒完全長開，卻已有了美人胚子的模樣。

就是被田氏慣壞了，比世子還要驕縱三分。



二姑娘蔡靜蓁是庶出，舉止大大方方的，並沒有任何畏怯退縮之態，聞言笑笑，並不接這話，只慢悠悠說：「舅舅後天過來，咱們給二哥哥報信兒去，叫他找個由頭出去避一避。」

蔡伯玉一聽明天舅舅要來，急得滿屋子團團轉。

「準是和母親商量我去軍營的事，」他說：「我出去躲一天，等他走了我再回來，如果母親問我，就說……就說，哎呀，就說什麼好啊？」

「不想去就和母親說一聲好了，犯得著嚇成這樣？」蔡雅菲很不理解哥哥的舉動。

蔡伯玉直搖頭，「妳還不知道母親？如果我不聽她的，她能從早罵到晚，詞兒還不帶重樣的！」

一直裝作逗鳥的蔡靜蓁差點沒笑出聲來，略壓壓嘴角，回身道：「二哥哥別急，父親明天應是去金明池會友，聽說會有幾位名士，你求父親帶你去開開眼界，如何？」

「好主意！」蔡伯玉興奮得滿臉通紅，對蔡靜蓁一揖，「二妹妹，妳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，叫我怎麼謝妳才好。」

蔡靜蓁側過身沒受他的禮，「只求你別說出去，我可不想在母親那裡落埋怨。」

蔡伯玉賠罪似的笑笑，轉身走了，臨出門還被門檻絆了一腳，引得丫鬟婆子們一陣驚呼。

「二姊姊真了不起，連母親都不知道父親的行程，偏妳怪清楚的。」蔡雅菲瞥她一眼，昂著頭也走了。蔡靜蓁不以為意，跟著她的丫鬟卻忍不了，回去的路上不停碎碎念，「四姑娘也忒不講理了，好好的話到她嘴裡就變了味兒，姑娘再別管他們的事，讓他們自己鬧騰去好了。」

「小孩子脾氣而已，她倒是沒什麼壞心眼，就是喜歡爭個長短，得理不饒人，無理攪三分，生怕別人看輕了自己，真真兒和母親一脈相承。」

蔡靜蓁遙遙望了一眼鶴壽堂的方向，歎息著道：「話說回來，二哥哥也確實該在正經事上下功夫了，這麼大的人還跟個孩子一樣。去軍營……祖母也好，父親也好，想想都不可能答應。」

棉絮似的白雲從碧空中悠悠飄過，正午的陽光由高高的雲端倏然而下，將鶴壽堂的地面照得白亮亮的。老夫人臉色不大好看，「她是真不懂事，還是故意給我添堵？把玉哥兒送進攝政王軍中，這不就是告訴大家，英國公府支持攝政王嗎？真虧她想得出來，簡直是把國公府放在火上烤！」

蔡攸賠笑臉道：「田氏愚鈍，絕想不到大位爭鬥上去，就是替自己掙個臉面罷了。況且那孩子整日在內宅廝混也不是個辦法，是該到外面磨練磨練。」

「你倒護著她！」老夫人白他一眼，「這麼說你也同意？」

「不不，兒子是拿不定主意，才來請示母親。怎麼說我和謝景明也繞不過郎舅關係，不走動是不可能的。」

老夫人更生氣了，「誰說要和他斷絕關係？明裡暗裡告訴你多少遍，我們家是純臣，要與皇子王爺們保持距離，怎麼就聽不進去呢？」

蔡攸見母親動了怒，忙垂首立在一旁，不敢說話。

老夫人深深歎了口氣，閉目思忖一會兒，說：「絕不能把玉哥兒送到軍中，將玉哥兒挪到外書房的院子住，你親自盯著他。至於攝政王……無論他說什麼，既不要答應，也不要推托，總之先拖著。」

蔡攸邊聽邊點頭，見沒有別的吩咐，便辭了出來。

母親所說固然有理，也是百年來英國公府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但國公府的聖眷是每況愈下，一代不如一代。照此下去，降等襲爵是難免的，三五代之後，蔡家的爵位沒了也說不定。

因為不站隊，往往也意味著你不夠忠誠，皇上自然看你淡淡的。

在朝堂上混，什麼都比不過站隊重要，想要往上爬，想要榮寵不衰，就必須站隊，還必須站對。

本來沒什麼好選的，就太子一人，結果皇上誰的勸諫也不聽，硬是給謝景明封了攝政王，太子監國的

旨意下發後，立馬把攝政王召回京，朝中的局勢頓時變得微妙。

謝景明常年在外征戰，很少回京，他對此人的瞭解也僅是「冷靜自持，驍勇善戰」，外加一個「兇殘」。這些片面的說詞顯然不足以判斷一個人，於是他悄悄問了邊防軍的舊友。

那人思索良久，告訴他這麼一句話：但凡謝景明想要的，就一定會搶到手。

就是這句話，讓蔡攸猶豫了。

謝景明從未表現出對大位的渴望，但誰也不敢肯定他不想當皇帝，自己總不能傻不愣登去問他：欸，小舅子，皇位你要不要啊？

皇上是越老越喜歡玩帝王心術這套，誰知道是真龍體不豫，還是躲在後頭看戲！可憐他們一幫朝臣。再一想田氏油鹽不進的潑辣勁兒，蔡攸愁得頭髮都快薙禿了，本來就堪憂的髮際線更是雪上加霜。真是人到中年三大愁，悍妻弱子和禿頭，唉！

而這時候煩惱的不只蔡攸一個人，顧春和也躲在屋子裡發愁。

因老夫人親口吩咐，下人們幹活分外麻利，晌午剛過，衣料就送到了顧春和這裡。

那真是頂好頂好的絲綢，托在手裡像是一片雲，展開來看像是一汪水，清風拂過，上面的蝴蝶彷彿活了般，抖動著翅膀，繞著一朵朵盛開的花在飛。

這樣的料子，穿在身上不知道有多好看，顧春和卻高興不起來。

國公府接了李夫人的請帖，反之國公府擺宴，李夫人肯定也會過來捧場，那她就不可避免與之碰上。萬一她在國公府的消息傳到李仁耳朵裡，那就麻煩了，得想法子避開才好。

苦主倒要躲著作惡的！顧春和苦笑著歎息一聲，父親曾說，和當權的沒道理可講，除非你比他更有權勢，他才會願意坐下來和你講道理。

那時她小，不懂這句話什麼意思，現在明白了，只覺得有股深深的悲哀。

小龍團茶的事一出，她已把兩位夫人連帶管事媳婦統統得罪了，更要小心行事。裝病肯定不行，她沒錢賄賂郎中，反而會引起別人的疑心，現在也出了孝期，要是硬說不去，難免被當成拿喬，閒話只會多不會少。

悶在屋子裡琢磨半天，總算讓她想出來一個不太高明的法子。

父親的本家也在京城，但關係十分惡劣，在她出生前就斷了關係。按父親的話，那就是一窩子狼，權當陌生人罷了。

顧家在汴京也算有頭有臉的人家，國公府應該也下請帖了，如果認出來不免尷尬，平白掃了大家的興致。

國公夫人拚著一口氣要壓二夫人一頭，絕不會讓親手操辦的花會出漏子，沒準兒會應了她。

顧春和悄悄打聽了一圈，明日世子不在，正好給國公夫人請安去。

天氣好得出奇，天空像被清水洗過一樣，沒有一絲雲彩，觸目所及，是一片純粹到極致的藍，讓人的心情也跟著好了起來。

乃至於聽田氏翻來覆去地說婆婆偏心，罵妯娌難纏，謝景明居然沒有煩！這耐心讓他自己都驚訝。

「好說歹說，就是不讓我兒子去你那裡，真是氣死我了！」田氏恨恨道：「還把他給挪出去，擺明了是不讓我們母子親近。說什麼不可長於婦人之手，他蔡攸不是他娘養的？我呸！」

那一聲「呸」，聲如洪鐘，響若雷霆，簡直是震天動地，氣勢非凡，活生生的「一個唾沫一個釘」。

謝景明虛虛掩住嘴角，待那抹笑意消失了，才淡淡道：「玉哥兒看著太弱了，猛地去了軍營恐怕受不住，緩緩也好，老夫人的顧慮十分有道理。」

「你也忒好性兒了，慈不帶兵，義不養財，你這樣可不行，叫人算計了也不知道。」

謝景明微微挑了挑眉，仔細看了田氏一眼，她一本正經，這話的確出自她的本意。

這位姊姊，有點意思。於是他也應景附和道：「沒錯，我也覺得我性子太好了。」

「還有更讓人生氣的！就我們家來的那個什麼遠方表姑娘，長得狐狸精似的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纏著玉哥兒，也不看看自己什麼貨色，一個外室女，也配得上我兒子？做妾我都不要！」

接著又是一聲氣勢恢宏的「呸」。

謝景明低頭笑了下。

「你笑什麼！」田氏有點不滿，「我都快愁死了，玉哥兒一天去她那裡八趟，比給我請安還勤快，有了好東西也是先給那狐媚子送過去，那個殷勤勁，還沒娶媳婦呢，就先把娘忘了。」

謝景明說：「老夫人最重門風，怎麼會收留外室女？」

「這話說來可就長了，那狐媚子的娘姓陸，是老夫人的遠方表親，聽說還在國公府住過一陣子。她和顧家大郎青梅竹馬，本來親事都定了，就等著春闈後完婚，結果陸家犯了事，男丁抄斬，女眷罰沒教司坊。」

田氏「啪」地一拍手，「如果要臉，就該自裁，可陸氏硬是厚著臉皮活下來了，還世家女呢，真不嫌丟人。」

謝景明倒是不以為然，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，活著才有翻盤的機會。不過他什麼也沒說，只靜靜聽著田氏說話。

「顧家大郎也是個蠢的，偏放不下陸氏，不知花了多少銀子，欠了多少人情，才把陸氏從那骯髒地兒撈出來。卻也因陸氏和家裡徹底鬧翻，被顧老爺子逐出家門不說，還一紙訴狀告到開封府，以忤逆大罪除去了他的功名。」

田氏說起別人家的事來，那是眉飛色舞，聲情並茂，謝景明支著腦袋，竟也聽進去了。

「他不到二十就點了探花啊，你說傻不傻，為了個女人自毀前程，如今可好，陸氏死了，他貧困潦倒不知所蹤，我看這就是自找的。」

田氏撇撇嘴，眼神十分不屑，「沒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他倆根本算不得成親，那姓顧的狐媚子不是外室女又是什麼？還在府裡擺表姑娘的排場，又嫌茶不好，又伸手要衣服首飾，也不照照鏡子看自己配不配！」

謝景明漫不經心說：「這有什麼犯愁的，給她找個差不多的人家嫁了，玉哥兒那膽子還幹不出強搶人妻的事來。」

田氏聞言眼睛發亮，一拍大腿道：「對啊，我怎麼沒想到！還是你聰明，哎哟好弟弟，要是沒你，姊姊可怎麼辦啊！」

謝景明不置可否，見田氏開始盤算合適的人家了，便也慢慢踱到廊下透透氣。

### 第三章 四姑娘當眾頂撞

仲春的風懶洋洋地走過院子，不知名的花香瀰漫開來，空氣裡似乎醞釀出一種不可捉摸的醉意。

綠煙在楊柳枝頭蕩漾，碎花如雨般飄落，一個女子從雋妙無比的春景中走來，滿院的春光都隨著她流溢並閃動了。

有那麼一瞬間，謝景明放輕了呼吸。

「妳是……顧姑娘？」

顧春和怎麼也想不到有外男在，一抹緋紅倏地從白皙的臉頰透出來，悄悄暈紅了眼梢。她想趕緊避出去，又怕人家笑話她不懂禮數。又窘又羞，舌頭就像打了結，半天說不出一個字來。

「怎麼不說話？」謝景明下了臺階，小姑娘低著頭，從他的角度，正好能看到那一截脖頸。

細長，柔軟，象牙一般光潔，弧線優美，是恰到好處的柔順和嬌怯。

「抬起頭。」

久居上位，說話自然帶了一股威壓，聽得顧春和渾身肌肉都收緊了，頭反而垂得更低，不過總算是開了口，「不知有客在，實在對不住，驚擾您了。」

謝景明笑了聲，「前幾天還叫我舅舅，今天就裝不認識？」

誼，舅舅？

顧春和下意識抬起頭，面前的男子和田氏有幾分相似，但五官更為凌厲，偏臉部線條流暢精緻，襯得他整個人的攻擊性沒那麼強。

尤其他笑起來，明亮又柔和，讓顧春和忍不住想，攝政王應該是個溫和的人，初見時的深沉孤傲，全是她的錯覺。

他稍稍偏頭，似是在等著她說話。

顧春和抿抿嘴角，屈膝福了一禮，「舅舅好。」

非是她上趕著攀親戚，謝景明都自稱「舅舅」了，她可不敢喊別的。舅舅容不得一點不同的聲音——大姑娘的告誡還在耳邊呢。

謝景明掃她一眼，「妳好像很怕我？」

顧春和不敢說怕，也不敢說不怕，猶豫了會兒，模稜兩可道：「舅舅英明神武，我們都很欽佩的。」

謝景明輕輕嗤笑一聲，「假話。」

顧春和的臉燒得更厲害了，在他的目光下，總覺得自己無所遁形，好像心裡想什麼他都知道。

其實不單是她，很少有人能蒙混過攝政王的那雙利眼。他長於深宮，那地方全是人精，耍心機鬥心眼各種全掛子把戲，他早看膩了。

「怕……怕的。」顧春和小聲說，又飛快補充道：「不過，好像現在也沒那麼怕了。」

或許是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，她笑了下，玫瑰色的紅暈從她的脖子，慢慢擴散至衣領處的那一小片肌膚。

桃花嫣然出籬笑，似開未開最有情。

謝景明的眉梢挑起一絲笑意，「給夫人請安？」

顧春和點點頭，十分乖巧的樣子。

謝景明又看她一眼，那眼神有點奇怪，似乎在看一條剛剛離水的魚，但只有那麼一瞬，還沒等顧春和看清就消失了。

他側過身，把路讓開。

顧春和忙道了謝，腳步輕快地從他身旁經過。

謝景明忍不住回頭看她的背影，薑黃色衫子，月白的裙，頭上只簪了一朵小小的白蘭花。如此簡樸的打扮，硬是讓人挪不開眼。

微風暖暖的，像棉絮一樣在他的臉上拂過，吹得他的心也起了波紋。

二門外，許清正在和幾個男僕擲色子，看見他出來，忙扔下色子上前，「主子，裡頭沒留飯？」

「留了，推了。」謝景明不緊不慢走著，忽停在一片桃花旁，「汪龍溪誠不欺我也。」

啥？啥啥啥？許清眨巴眨巴眼，汪龍溪是誰？為什麼主子盯著桃花笑？難道和國公夫人相談甚歡？

許清看看天，不對啊，太陽沒從西面出來！

突然脖子涼颼颼的，他家主子似笑非笑瞅著他，「我臉上刻花了？」

許清一激靈，「沒沒沒，今天天氣真好，主子心情看起來不錯，嘿嘿嘿嘿。」

謝景明卻一怔，「有嗎？」

許清用力點點頭，翻出一面手掌大的小鏡子，生怕謝景明不相信似的舉到他面前。

謝景明瞥一眼，已恢復成平日的樣子，神情平和，臉上還帶著淡淡的笑，看起來很舒服，卻感受不到任何情緒。

他慢悠悠地說：「回去把馬刷了，所有的。」

許清恨不得抽自己兩個大嘴巴。

大丫鬟桂枝讓顧春和在外間等著，「夫人有事，等忙完了我再進去通稟。舅老爺在呢，妳就這樣冒冒

失失闖進來，回頭夫人又要說妳的不是。」

顧春和細聲細語地解釋，「問過門上的婆子，說沒有外人在，我才進來的。」

不是那婆子躲懶兒，就是故意捉弄她，空掛著一個表姑娘的頭銜，地位連她這個丫鬟都不如。

桂枝暗歎一聲，「我去裡面看看。」

稍停片刻，她掀開門簾，朝顧春和招招手。

顧春和把碎髮抵到耳後，整整衣服，把事先想好的話又在腦子裡過了幾遍，方挑簾進去。

田氏歪在榻上，手裡捧著一盅香飲子，拿著小銀勺慢慢攪著，眼皮也沒抬一下，也沒讓她落坐。

顧春和硬著頭皮把話說了。

田氏還是沒說話，只拿眼上上下下地打量她。

那目光含著濃濃的審視，刺得顧春和猶如針扎，冷汗順著臉頰無聲流下來，比受了酷刑更難熬。

良久，田氏才出聲，「我沒記錯的話，妳十六了吧，轉眼都一年了，妳爹還沒消息？」

顧春和抵了抵嘴角，輕輕搖搖頭。

田氏把琉璃盅往小几上重重一放，「這爹當的，把孩子往國公府一扔，任事不管，也忒不上心了。」

顧春和忙道：「左右不過這幾個月，我爹肯定會來接我的，他說話一向算數。」

田氏壓根兒不信，「我沒想趕妳走，安心住著。按說花會妳該露面，不為別的，就為老夫人待妳的心，也不該讓她失望。不過妳都求上門了，我也不好硬逼著妳去。」

顧春和一直提著的心終於放下，「多謝夫人，那天我就待在院子裡，哪兒也不去。」

田氏笑笑，大家公子有幾個房裡人不算稀奇，奈何這丫頭長得太好，玉哥兒耳根子又軟，把她放玉哥兒院子裡只會攪得後宅不寧。

還是禍害別人家去吧！

「舅老爺送了我幾匹上用的料子，顏色太鮮嫩我壓不住，妳來得巧，賞妳了。」田氏吩咐桂枝，「去把那匹金紅色的找出來，給表姑娘帶上。」

顧春和暗暗驚奇，等她抱著料子從田氏院子裡出來的時候，腦子還有點暈暈乎乎的。

今兒是怎麼了，國公夫人竟然賞她東西，還是最好的細花羅。顧春和猜不透她的用意，但深知低調行事絕不會錯，一回去就把料子壓在箱底，等閒不去動。

日頭西墜，蔡伯玉正慶幸沒碰上舅舅，然而嘴角的笑還沒延伸到最大，就被一道晴天霹靂砸懵了。

「挪到外院？」他兩眼發直，「怎麼會？母親怎麼捨得把我挪出去？」

蔡嫻芷勸道：「祖母親口吩咐的，母親不願意也沒辦法，祖母幫你擋了去軍營的事，你可不許鬧，省得老人家傷心。」

蔡伯玉垂頭喪氣，「都怪舅舅，要是他不回來，哪有這麼多麻煩事？我一旦出去，再想見顧妹妹就難了。」

蔡嫻芷眉頭微蹙，「快別說這話，母親知道了又要難為她，話說回來，要是你能撐起門戶，想娶誰不行？你看舅舅，十三歲上戰場，二十四歲封攝政王，你是他的親外甥，怎麼一點兒也沒學到？」

「左一個舅舅，右一個舅舅，妳們煩不煩！」蔡伯玉又羞又惱，「妳也是，母親也是，凡事都拿我和他比，對對對，我不如他，我一輩子拍馬也追不上他，妳們滿意了沒有？」

被弟弟如此奚落，蔡嫻芷騰地臉紅到了耳朵根，勉強笑了下，起身走了。

「您也真是的，朝大姑娘發什麼脾氣。」他的貼身丫鬟翠苒挑簾進來，「我看挪出去也好，省得您見天的顛三倒四，魂兒都丟了。」

「妳……」蔡伯玉指著她，卻不捨得罵，轉身撲在床上把自己裹成一團，嗚嗚咽咽的，竟是哭了。

翠苒輕哼一聲，眉梢眼角都是得意，推推他，「傻子，別哭了，我有主意。」

蔡伯玉頓時來了精神，「好妹妹，快說！」

「您別管，總之讓您如意就是。」翠苒親暱地戳他一指頭，似幽怨，似撒嬌，「等新媳婦過門，別忘

了我的好。」

月兒升上樹梢，大地一片涼意。

翠苒捧著一個小匣子，「四姑娘睡了嗎？世子讓我給姑娘送東西。」

「沒呢，」蔡雅菲讓她進來，好奇問道：「送的什麼？非得大晚上巴巴地送來。」

「只一套，白日裡姑娘們都在一處，給這個不給那個的，免得生口角。」

翠苒打開盒子，裡面躺著四個唯妙唯肖的絹孩兒，兩個大人，一男一女兩個小娃娃，看著應是一家四口。

「真好玩。」蔡雅菲年紀還小，很喜歡這些小玩意兒，拿在手裡賞玩了會兒，就吩咐丫鬟把絹孩兒擺在案頭上。

「姑娘……」翠苒欲言又止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翠苒遲疑著，一咬牙，似是鼓足了勇氣才說：「別擺出來，叫大姑娘看見了不好。」

蔡雅菲不高興了，「我還要看到她高興不高興？我哥給我的，我想放哪裡就放哪裡，她不樂意，也找個親哥送她呀。」

「這一套絹孩兒只有四個，」翠苒湊到蔡雅菲耳邊，好像怕別人聽到，「大姑娘心思重，萬一想岔了，再跟老夫人哭哭啼啼的，倒顯得我們排擠她似的。」

蔡雅菲噘起嘴，「就她事多，二姊姊就不會這樣想。」

「二姑娘是庶出，大姑娘是原配嫡出，不一樣的！大姑娘是老夫人的心頭肉，府裡幾位姑娘，獨獨她住在鶴壽堂，這頭一份的寵愛，還用說嗎？」

這話把蔡雅菲的火氣「騰」地點燃，「她外家早沒落了，空掛著一個『柴』字的破落戶而已，和我舅舅根本沒法比，憑什麼事事壓我一頭？祖母的心也太偏了！」

翠苒顯得很慌張，「全怪我多嘴，我的好姑娘，有些事咱們心裡清楚就行了，不能說出來。」

「我偏不！」蔡雅菲冷哼道：「等著瞧，我非要叫她知道誰才是國公府最尊貴的姑娘。」

翠苒急得滿頭是汗，「千萬別和大姑娘起衝突……哎呀，我請世子來勸勸。」

剛邁出房門，她臉上的焦急就消失了，暗自一笑，成了！

翠苒沒回院子，扭頭找到乾娘李嬾嬾，她是世子的乳母，在國公夫人面前也能說得上話。

李嬾嬾聽完她的籌畫，狐疑道：「這不行吧，夫人肯定不同意表姑娘過門，按妳那法子，頂多做妾。」

「她怎麼說也是老夫人的親戚，不可能做妾的，那樣老夫人的臉面還要不要了？」翠苒信心十足，「您老只要敲敲邊鼓，勸夫人把表姑娘挪到花園，這事就成了一半。」

翠苒很早就看出來，國公夫人一副瞧不起世家女的樣子，但骨子裡卻很嚮往她們，未來的世子妃也肯定是世家女出身。

她早晚都是世子的人，與其在強勢的世子妃手底下戰戰兢兢討生活，還不如換個沒家世，性子軟沒脾氣的世子妃。

而顧春和，簡直太符合她的設想——空有一張臉，既沒才幹，又沒手段，對她根本構不成威脅。

憑她和世子從小的情分，世子有了新人也不會忘了她，只要搶在顧春和前頭生出長子，她在後院的地位就穩穩的。

四姑娘是個炮仗脾氣，一點就著，又和大姑娘素來不睦，她去做這件事，任憑誰也不會懷疑到自己頭上來。

翠苒暗暗握緊拳頭，四姑娘，全看妳的了！

蔡雅菲果真沒叫翠苒失望，隔天去鶴壽堂請安時，當著所有人的面鬧了起來。

當時氣氛很熱鬧，呂氏的哥哥不久前領了淮南漕司轉運使的差事，差人送了很多土儀。她正拿著單子一樣樣念給老夫人聽，又拿了塊料子在老夫人身上比劃，。

「這是南邊新興的樣式，這顏色多襯人，您穿上至少年輕十歲。」

老夫人笑道：「太花了，我穿上成老妖精了。」

蔡爛芷依偎在老夫人旁邊，「祖母才不老，說句僭越的話，您和二孀母在一起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您們是姊妹呢！」

一片笑聲中，唯有蔡雅菲翻了個白眼，光明正大，毫不避諱。

「大姊姊的小嘴抹了蜜，說話都是甜的，怪不得祖母最喜歡妳，可不像我們，笨嘴拙舌的，也沒人疼。」氣氛頓時一冷。

呂氏忙打岔，摟著蔡雅菲笑道：「好姑娘，有孀孀疼妳呢，過會兒和妳三姊姊到我那裡，喜歡什麼儘管拿。」

蔡雅菲卻起身走開了，「我是眼皮子淺的人？舅舅給我的好東西多得都放不下，我只是想不通，為什麼一樣的姑娘，不一樣的對待！」

呂氏笑了笑，慢慢收回落在空中的手，不言語了。

屋裡安靜下來，蔡爛芷坐回自己的位子，脊梁挺得筆直，只垂首看著腳前的空地發呆。

老夫人面色不改，緩緩道：「我乏了，先散了吧。」

「不行！」蔡雅菲的執拗勁一上來，什麼也顧不得了，「今兒就把話說清楚，憑什麼大姊姊住鶴壽堂？我們幾個姊妹就不是您的孫女了？」

蔡爛芷一聽這話不像樣，忙站起來賠不是，「好妹妹，千錯萬錯都是姊姊的錯，姊姊給妳賠禮。祖母待我們都是一樣的，妳這樣說，會寒了她老人家的。」

蔡雅菲冷笑道：「少充良善人，妳要是真有孝心，早就該自己搬出來了。把祖母推出來和母親打擂臺，妳躲在後面看戲，如今又假惺惺的做給誰看？」

「四妹妹！」蔡爛芷心下著惱，不由帶了教訓的口氣，「妳是國公府的姑娘，不是市井街頭的潑婦，言行舉止都要有該有的氣度，不能失了國公府的體面。」

「我知道妳瞧不起我娘，有本事衝著我來，犯不著這樣指桑罵槐！」蔡雅菲氣得渾身直抖，一把推開蔡爛芷，也不管有沒有墊子，結結實實跪在老夫人面前。

咚一聲，顧春和都覺得膝蓋疼。

畢竟是自己的親孫女，老夫人也心疼，「快起來，地上涼。」

蔡雅菲胳膊一甩掙開丫鬟的手。

「您總覺得她沒了親娘可憐，就不想想我娘的處境有多難。在別人眼裡，我娘就是一個惡毒的繼母，處處刁難原配的孩子，恨不得她去死，逼得她躲在祖母院子裡不敢露面。這對我母親公平嗎？您給她國公夫人應有的體面了嗎？我不想您生氣，我就想問個明白！」

說罷，已是淚流滿面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
早有跟著蔡雅菲的小丫鬟見狀況不妙，給田氏報信去了。

田氏生怕女兒吃虧，一路狂奔趕來，恰好聽見了女兒這番話。

一時間百感交集，五味雜陳，只覺每個字都說在自己的心坎上，把自己能說的，不能說的委屈全說了。

田氏一頭衝進去，抱著蔡雅菲大哭，也不說別的，只說自己沒用，不堪為蔡家婦。

她一跪，長房另兩位姑娘不能不跪，丫鬟婆子也跟著跪了下去，屋裡的人轉眼間呼啦啦跪倒一片。

三姑娘蔡淑蔓肉肉的小胖臉上全是愕然，瞪著大圓眼，茫茫然間，就被她母親拽出了門。

一出門，就看見顧春和望著枝頭的雀兒發呆。

「妳早出來了啊。」蔡淑蔓吐吐舌頭，「難怪我娘總說我沒眼色，做什麼都慢別人一步。」

顧春和問她，「老夫人會把大姊姊挪出來嗎？」

蔡淑蔓驚訝地打量顧春和一眼，她一貫謹言慎行，從不對國公府的事發表任何意見，這回怎麼變了？不過蔡淑蔓還是認真想了想，答道：「不好說，以前四妹妹頂多私底下抱怨，今天她敢捅破這層窗戶紙，八成不達目的不甘休。」

顧春和深深歎息一聲，愁容滿面。

「顧姊姊，妳愁什麼？」蔡淑蔓好奇道，又笑，「這是長房的事，就算大姊姊挪出來，妳也不用動地方。」

顧春和搖搖頭，柔聲道：「四姑娘都容不得大姊姊住在鶴壽堂，我算什麼，更沒資格住了。」

蔡淑蔓琢磨一番。的確，憑四妹妹的拗蠻脾氣，幹出什麼事都不稀奇。

她眉眼間的善意不折不扣地傳達出來，「別擔心，妳可以和我住一起。我大哥在書院讀書，逢年過節才回來。母親又忙得腳後跟不著地，偌大的院子就我一個人，冷冷清清的沒意思了。妳來，咱倆做個伴。」

溫柔的人總是很容易被別人的善意觸動，顧春和只覺得鼻子酸酸的，強忍著淚意重重一點頭，「嗯！」

火傘一樣的太陽莊嚴地掛在鶴壽堂上空，照得堂前明晃晃的，臺階都泛出白光來。

此時屋裡沒有旁人，老夫人喘吁吁半躺在軟榻上，閉著眼，臉色潮紅，顯見氣得不輕。

蔡攸一下一下給老母親撫著胸口順氣，滿臉羞愧，「兒子教女無方，還請母親寬恕，等我回去就罰她禁足，讓她好好反省反省。」

老夫人推開他的手，「你就知道尋孩子的差錯，她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懂什麼，準是沒少聽田氏的渾話！」

「母親放心，兒子連田氏一併罰了！」

「屁話。」老夫人對這個兒子也是無語，「攝政王剛回京，你就把他姊姊禁足，你叫他怎麼想？你近四十的人了，做事還這樣沒頭沒腦！」

總不能替田氏說話啊，那您老不得更生氣？

蔡攸偷偷覷著母親的臉色，訕笑著說：「兒子聽母親的，您說怎麼辦就怎麼辦。這個田氏，好好的也不知道哪根筋抽了，又是跟二弟妹搶中饋，又是當眾頂撞您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為什麼？還不是因為撐腰的人來了。」

唉，都是攝政王惹的禍！

瞧不上歸瞧不上，老夫人心裡明白，這回她護不住孫女了，蔡嫻芷必須從鶴壽堂搬出去。

僅是兩個孫女吵起來，她還可以繼續裝糊塗，一句「小孩子拌嘴」就此掀過，但田氏摻和進來，她就不能糊弄了事，還必須尊重田氏的意見。

硬扣著蔡嫻芷不放，只會坐實了外人的猜測：她藉蔡嫻芷故意給田氏沒臉！這只會讓國公府的處境更為尷尬。

老夫人頗有些心力交瘁地揉揉眉心，「叫四丫頭給大丫頭賠不是，再把大丫頭挪到海棠院。」

海棠院是老國公晚年靜養的地方，是把正院的西北角單獨劃出來的一處院落，說起來也是長房的院子，田氏母女應會滿意。

那地方不大，七八間屋子，最妙的是屋後種著一片海棠，花開時就像曉天明霞，可以說除了花園，海棠院是國公府風景最好的院子，也不算委屈了蔡嫻芷。

可顧春和的住處，卻讓老夫人犯了難，國公府地方大，院落少，基本上沒有空置的屋子了。

蔡攸不理解，「她還和大丫頭住不就行了？」

老夫人白他一眼，「你兒子！想想你婆娘能同意嗎？家有賢妻夫禍少，唉，去去去，少煩我，讓我清靜一會兒。」

此時田氏也在琢磨顧春和住哪兒合適。

桂枝給她出主意，「我在鶴壽堂等您的時候，聽見三姑娘和表姑娘說話，她們打算住一塊。這挺好，



世子就是想找表姑娘，也不好意思總往二房跑。」

田氏先是一喜，繼而不滿地說：「什麼叫世子找她？分明是那個狐媚子勾引我兒子。」

桂枝賠笑，「奴婢說錯話，該打。」

不過這個主意不錯，田氏是個急性子，立即就要去找老夫人把這事定下來，卻見李嬾嬾朝她暗暗擺手。

田氏心下起疑，單獨留下李嬾嬾，「妳有什麼話要說？」

「讓她住二房，反而更危險。」李嬾嬾顯得憂心忡忡，「三姑娘年紀小壓不住人，萬一那狐媚子買通下人勾搭世子，您是防都防不住。」

「二房那幫人只會推波助瀾，站乾岸兒看熱鬧，您在二夫人手裡吃的虧還少嗎？如果她拿顧春和做文章，給世子潑汗水扣帽子……您別忘了，她還有個兒子！」

田氏倒吸口氣，頓時醍醐灌頂。

國公府長孫蔡悅，由老國公親自啟蒙，那是抱在膝頭一筆一劃教認字，早早中了舉人，如今在外苦讀，憋著一口氣要弄個兩榜進士的出身。

雖然她不願意，也不得不承認，和人家一比，蔡伯玉就是個滿腦子漿糊的多情浪蕩子，要不是有個強有力的舅舅，世子的位子早被人搶跑了。

一想這事，田氏就煩得要命。

李嬾嬾道：「夫人怎麼忘了，緊挨著花園有排後罩房，原是府裡養的一班小戲子住的地方，老國公去世後，老夫人遣散了戲班子，那一處就空了下來。兩旁門一關，就是個單獨的院子，給她住正合適。」

田氏猶豫道：「可她一個人……」

「撥幾個種花的婆子與她同住，她不是喜歡插花嗎，這下如她的意了。」李嬾嬾咧開厚厚的嘴唇，笑得不懷好意，「您要不放心，就派咱們的人看門，還怕她作妖？」

言下之意，把她鎖在院裡也未嘗不可！

田氏微微頷首，悠悠道：「那地方偏，也別說虧待了她，我每月私下貼補她兩貫錢，別往外說去。」

「夫人真是菩薩心腸！這事交給老奴，萬沒有不妥當的。」李嬾嬾拍著胸脯保證。

黃昏時的天氣有些發悶，天空像用墨筆淡淡塗了一層，燕子從空中低低劃過，要下雨了。

蔡嬾芷的東西已經陸陸續續送到海棠院，屋子裡顯得空蕩蕩的，可她還是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丫鬟催了四五次還捨不得走。

顧春和過來送她。

「以後要時常來看看我才好。」蔡嬾芷不無傷感地說：「可別光顧著和三妹妹玩，忘了我這個姊姊。」

「哪兒能呢。」顧春和說：「自從來這裡，都是姊姊照看我，府裡這麼多人，姊姊待我是最好的。」

蔡嬾芷顯得顧慮重重的，「全讓我說中了，舅舅一來，母親更加肆無忌憚，現在連祖母都不放在眼裡，真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。」

顧春和想起一樹花雨下的那個男子，猶豫了下，說：「攝政王好歹也擔著舅舅的名兒，如果夫人刁難妳，妳找他說說，或許他會幫妳的。」

蔡嬾芷奇怪地看她一眼，想說什麼又忍下去了。

「顧姊姊果然在這裡，東西收拾好了沒有？」蔡淑蔓笑嘻嘻進來，後面還跟著幾個壯實的丫鬟。

顧春和笑道：「就兩個小包袱，我自己拎得動。」

「大姊姊，我們走啦。」蔡淑蔓和蔡嬾芷打了聲招呼。

剛出門，就被她母親的心腹嬾嬾攔住了，「三姑娘，表姑娘的住處另有安排，咱們先回去好不好？」

蔡淑蔓吃驚道：「怎麼會？母親同意了。」

嬾嬾尷尬地笑笑，對顧春和說：「過會兒就有人來接表姑娘，實在對不住，您的事，我們夫人做不了主。」

顧春和的心，慢慢沉了下去。

李嬾嬾來了，皮笑肉不笑道：「表姑娘，老夫人說了，讓您住花園後罩房一帶，馬上就搬。我們夫人看妳可憐，每月賞妳兩貫錢，喏，拿著吧。」

顧春和看著那些錢，只覺扎得眼睛生疼。

蔡嬾芷拍拍她的肩膀，「我把春燕留給妳，有什麼事妳打發她來找我。」

她說完便離開，連拒絕的機會都沒給顧春和。

CRESCENT